

孔德校刊



第十八期

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

北平孔德學校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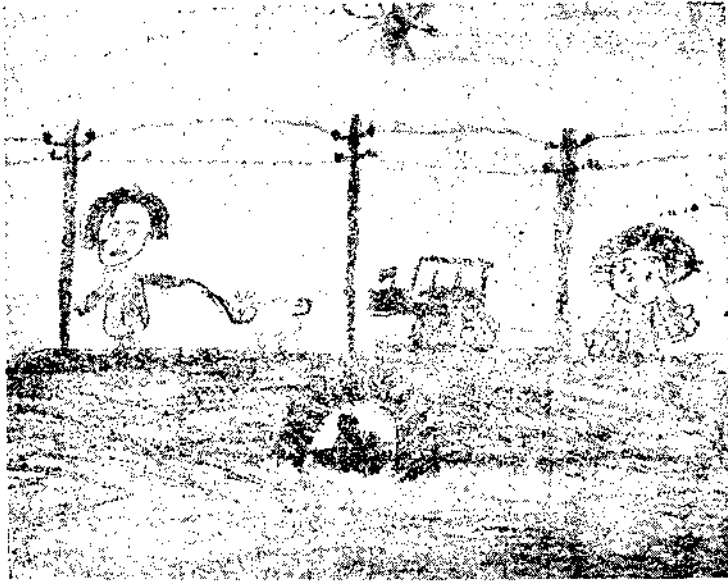
目 錄

小鳥……………	二乙	符式瓊……………	1
冬天到了……………	二乙	王 菲……………	1-2
旅行……………	二甲	趙文學……………	2
菊花開了……………	三乙	關德淑……………	3
可愛的小紅棗……………	三甲	梅紅嬌……………	3-4
日記……………	三甲	李小潤……………	4
朝陽和小麻雀……………	四乙	吳煒彤……………	5
農夫……………	四乙	谷慧如……………	6
抵制日貨……………	四甲	林智暉……………	6-7
可憐的車夫……………	四甲	張十洲……………	7-8
上廟……………	五乙	蘇淑芳……………	8
病中……………	五乙	孫玲玉……………	9
在西山……………	五甲	張迺萱……………	10-11
秋雨……………	五甲	吳敬明……………	11-12
素秋……………	六乙	韓秀貞……………	12-13
風天……………	六乙	李玉昭……………	13-14
一個工人的兒子……………	六甲	陳健民……………	14-16
深秋……………	六甲	翟萬華……………	16-17
父親的南去……………	七年級	蘇從蕊……………	17-20
憶舊……………	七年級	文棟新……………	21-23
紀念胡少……………	八年級	馮 午……………	23-24

一個星期日的清晨……八年級	趙友琴	……	24-27
分手……九年級	李遇寅	……	27-29
聚……九年級	吳濬可	……	29-31
貓……十年級	孫德志	……	31-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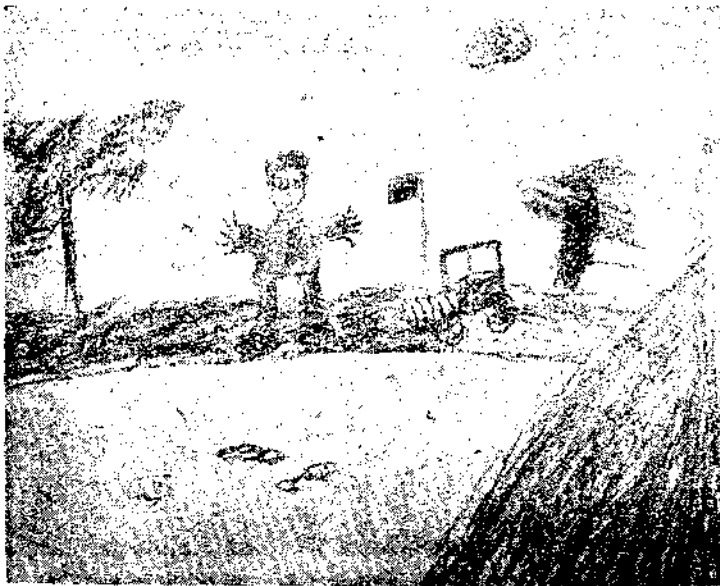
兒童自由畫八幅

1.	吳祖強	幼稚園
2.	張濟來	幼稚園
3.	梁峻芳	幼稚園
4.	沈康南	幼稚園
5.	賈庸生	一甲
6.	王文珍	二甲
7.	梅紅嬌	三甲
8.	張嵩齡	四乙



吳祖強

幼稚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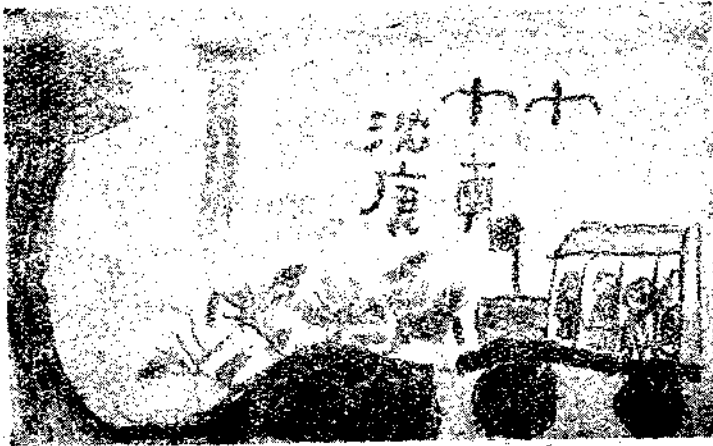
張濟衆

幼稚園



梁
巖
芳

幼
稚
園



沈
康
南

幼
稚
園



賈庸生

一甲



王文珍

二甲



梅紅嬌

三甲



張嵩齡

四乙

小 鳥

符式瓊，二乙。

我們都很愛小鳥，小鳥天天叫得很好聽。有一天，小鳥在樹上叫，我就叫我的弟弟小妹妹出來聽。小鳥叫得很好聽，我的妹妹弟弟很歡喜。後來那個小鳥飛跑了，我就帶我妹妹弟弟上公園裏去了。在公園又看見好幾隻小鳥在樹上叫；並且小鳥也老不飛。我的妹妹要捉小鳥，我說：『妹妹，不要捉小鳥，小鳥是給大家看的。』

冬天來了

王 菲，二乙。

冬天來了，冬天來了，片的雪花飛下來了。我和我的姊姊到外邊去做一個大雪人，這

個雪人，有頭，有鼻子，有眼睛，有嘴。現在我們的母親就叫我們去吃飯，我覺得冬天比夏天冷多了。

旅 行

趙文學，二甲。

今天天氣很好，又無風，又無雨，我們二甲的小朋友們，一同在我們的學校的門口坐汽車到萬牲園遊玩：看看野景，樹木和花草都很好看。我們大家在園內遊玩，非常有趣。跑到山上看見泉水流得很快；到動物園裏，看見動物都活活潑潑的叫人可愛。這次遊玩，十分稱心如意。十一時半，又在園內吃茶點，直到午後三點，才坐汽車回學校。

菊花開了

關德淑，三乙。

在秋天的時候，老是看見賣菊花的。現在又到了秋天了，我放學回家，遇見母親正買菊花：我看見有許多很茂盛的菊花，還有許多精采的。母親買了幾棵，便留在院子裏，有許多蜜蜂飛來採蜜。冬天一到，菊花便要枯殘了。

可愛的小紅棗

梅紅嬌，三甲。

我爬到山上去了。我有一位同學，她的名字叫熊先菱，她叫我在山上等她一會，那時我就在山上找了一個棍子把小紅棗打下來，有許多同學都跑來挑。後來我和熊光菱，和先生都上周家花園去了，他們那一些人還在那裡呢。

我們走到半路，碰見一個老婆婆挑着許多小紅棗，李先生拿了兩大枚，買了小紅棗，我們一人分一點。我們坐在山上，一面吃小紅棗，一面玩水。後來我上了汽車，我在心裏說：『可愛的小紅棗樹呀！我已經和你離別了。』

日 記

李小潤，三甲。

早六點半起，盥漱，在院中散步。吃點心，算算題。看世界日報。往公園去玩耍，我打了一會鞦韆，我又玩一會滑梯。到那邊去看鴨子，遇着李天祚。我對他說：『你也來麼？』他說：『是來玩的。』我說：『再會罷。』我就走了。

朝陽和小麻雀

吳煒彤，四乙。

冬天到了，燕子們都飛到南方去，只剩下這小麻雀，還是在房屋上做巢。早上牠們非常冷，所以牠們總是向着太陽跳來跳去。一天我在屋子裏坐着，看見窗上有許多小麻雀的影子，非常美麗；起先我並不知道是什麼東西，我出去一看，原來是小麻雀在樹枝上跳呢！我就又回進屋去了。後來弟弟叫我：『姊姊你來呀，來看那些小麻雀，落到我們的窗檯上了。』我走去一看，可不是嗎，有兩三隻都在窗檯上立着呢！弟弟說：『冷天真討厭呀，這可憐的小麻雀們也不像以前那麼活潑了！』

農 夫

谷慧如，四乙。

那天去香山旅行，在鄉間，我看見許多種田的人。我想夏天天氣很熱，他們也總是不住的工作着，他們的汗，也不住的流着。我們要是熱了，有的扇子搧，他們熱了有什麼扇子呢？現在天氣是冷了，我們已穿了毛衣，而他們呢，却仍是穿着薄薄的單衣！看到農夫們的操勞，我記起有一段詩來：『春種一粒粟，秋收萬棵子；世界無農夫，誰人都餓死。』這也是實在的情形呀！親愛的小朋友們！我想我們都應該尊敬農夫。

抵制日貨

林智暉，四甲。

人生在世上，日用的物品是不能缺少的。

我們中國貨，因為沒人提倡，所以，我們日用物品差不多都要靠外國來幫助。外國貨中以日本貨為最多，我們國家差不多成了他們的銷貨場一樣，他們一年不知道要賺我們多少錢去。我們現在才知道抵制日貨是不能再延遲了。我想：抵制日貨，最要緊的是先提倡國貨。我勸朋友們千萬不要再買日貨，使他商業不能發達，這是我們抗日的最利害的辦法啊！

可憐車夫

強十洲，四甲。

有一天我和兩個同學一同從學校裏回家，我們在路上看見一個洋車夫，他的身子很小，不過十五六歲的孩子，拉了一輛破車，穿着破衣服破褲子，赤着腳；他一面拉着破車，一面哭。有一個人問他說：『你為什麼哭？』他說：『人家看我這車很破，不坐我的車；我又賺不着錢，又餓，沒錢買東西吃，我的家離着

這裡很遠……』那人說：『你跟我走罷，有賣東西的給你買。』小車夫說：『謝謝您！』一會兒他們走遠了，結果怎樣我就知道了。

上 廟

蘇淑芳，五乙。

今天我們上廟去，因為父親的靈要上火車站，所以我們先去祭奠。廟裏一個人也沒有，只有幾個和尚和聽差。等了一會我的二嫂六嫂六哥都來了，我們就上上供。上完供後，我的嫂嫂哥哥都哭了！我看見他們哭我也哭了。我們哭完就上屋裏去了。等了一會，和尚就念經，我們都在靜靜地聽着。和尚念完經，不久就來了好些人，把父親的棺材給抬起來，慢慢地就出了廟門口。我三哥和六哥還有好些人都跟在後面，送父親的棺材上火車站去了。

病 中

孫玲玉，五乙。

自從母親一死，我便和天民哥哥來北平了。我還記着有一次我在病中的情形：哥哥去上西山測量去了，那時正是秋天，天氣忽冷忽熱；有一天晚上，天很溫和的，夜半我連門都沒有關好，受了寒，便生了病。到了白天，我連課都沒有去上。我到馬先生那屋裏去，他問我：『你爲什麼不去上課呢？』我說我昨晚着了寒了，今天沒有去上課。他就從抽屜裏拿出一點藥來叫我吃了下去。我回來躺在牀上，想起有母親的時候，母親一定把門關上不致生這場病。我想到這裏，眼淚汪汪的流了下來。在這時候馬先生來了，我便從牀上跳了下來。他看見我的眼角上有些淚痕，他說：『你不要哭。好好的養病吧！』

在西山

張迺壹，五甲。

光陰如箭，好容易到了我所盼望的秋季旅行，我是如何的快樂歡喜呵！

今天早上在校結隊，便坐了長途汽車上西山旅行去了。過了一會，便看見偉大的城漸近了我們的汽車，一會出了城，便到了鄉村了。

現在這輛汽車已是鄉間中的一輛了。

我們的汽車的兩旁還有綠油油的林子包圍着，但是這樹林的葉子並不稠密，處處有露着藍天的小孔。

這時已經漸漸的臨近了西山，我是如何地心裡鼓動呵！

現在已存滿了游山的心了。我在路上見有一個園子，園子裏的樹上有紅紅的果實，好像許多小燈籠，我也覺得有趣，一會兒便到了近前，我才知道是紅紅的柿子。

我們遇見了紅葉，我覺得非常可愛，便採了兩個，預備帶回家。

現在已到我們回校的時刻了，我又不捨得離開牠而去，便說了一聲：「再見吧！可愛的山和紅葉，再見吧！明年我們再來，可愛的紅葉，我們今年只能相見這最末一次，你現在快要落去，我也要離開你回城去了，再見呀！」

秋 雨

吳敬明，五甲。

一絲一絲的雨兒不住地下着。

這時的我，坐在椅子上看書。

雨還是不停，我一幕一幕地回想起已往的事情來了。那也是一個秋天，並且也是下着雨，我到大門口去看，看見有賣糖的，賣燻肉的，全在我們的門口避雨。

後來又來了兩個兵，看見那些人，都在門口避雨，他們也加入了。

後來他們說起話來，『咱們吃點燻肉麼？』『好。』他們就吃開了。

最後雨停了，兩個兵就走了，也沒有給錢。

但現在，雨還是下着。

素 秋

韓秀貞，六乙。

我在寂寞之中，時常幻想起一件非常不快的事來，那便是素秋的死，這已是一兩年前的事了，但我還是牢牢的記在心裏。

素秋是我幼年時的小伴侶，我們倆每天在一起玩，還有一個獅子似的小洋狗，總是跟在我們的後面，我們跑，牠也跑；我們一直玩到黃昏時，才歸家去。

我那時是住在一個風景清幽的地方，門外是一個小溪，曲曲折折地從石子間流過，發出一種淙淙的聲音，聽去好像有人在奏着樂器。和暖

的太陽射在小山上，發出閃閃的金光。柳樹的枝條，搖搖擺擺地拂在我們的頭上，我們每日都是在這美景之下。但是有一次她母親不許她出來了，這使我一天都不快活；我沈默地垂着頭，坐在小土山上，盼望她跳出小門口來和我玩。可是從那天起，我很少和她會見了。過了許久，我聽見人家說她病在牀上了，我的心像碎了一般的驚奇。我到她家去看她，她在那牀上躺着，快要和死接近了；她的面孔如秋天的樹葉，肢體也瘦的很難看。幾天後她便久別了世界。我像一個受傷的人似的呆呆地站在死了的她的前面。想到往時快樂都流水一般過去，自己已經陷在一種孤獨的境域裏了。

風 天

李玉昭，六乙。

這是黃昏時候，差不多要到八點了，半圓形的月掛在藍面帶黑雲的望不見邊的天上，使

人感到了一種無名的淒涼。我們在室中吃飯的時候，呼呼的風，在外面響起來，颳得窗和門不住地亂響；窗上的玻璃和硬紙幾乎要被吹破，沒處避風的狗在抓我們飯室的門，管狗的老媽子，發出暴聲驅逐牠。這可憐的狗悲叫着，臥在房外的地上。這時我想：狗爲什麼這樣的叫呵？是牠所生的小狗已被母親送了人，牠才發這可憐的聲音？……我吃完飯，走出飯室，望見那帶藍色的天已經完全變成墨黑色了。那半圓形的月也沒有了。這世界是完全爲晦暗所籠罩了。暴風還是盡力地颳。可怕的上帝！你難道看不到世界上可憐的人麼？

一個工人的兒子

陳健民，六甲。

太陽正在發利害的火光，我們身上的汗都從頰上流下。一個年老的工人，他的頭髮已花白了，頰下的鬍子都像銀子一般，臉上一道一

道的縐紋，身上穿了襤褸的衣服，腰上繫着煙袋；但是他很有精神。他的兒子也是幫他做工的，他的力量很大，身上的肉黑黑的。有一次這鄉間的地主，要找一個傭人，老工人就叫他的兒子去，他以為在地主家裏，可以多賺點錢。他的兒子到那家後，做事很勤懇，但他做好了那地主也不說一聲好，做壞了，便要罵一頓，甚至還要扣他的工錢。有時他看見主人吃的東西，連看見過都沒有，有的連聽見過也沒有，他的口水也流了出來。有一次，他看主人不在，便偷了一點吃！但被管家王四看見，去告訴主人，主人把他罵了一頓，說他是竊東西。本來工錢三元，現在只能得一元，這怎能不使得他傷心？！天天流着淚，但他主人並沒有一點憐憫他的意思。有一次他挑水，因為他自己太悲哀，做什麼事都糊糊塗塗的有了神經病，竟掉到井裏去了！被人撈了出來，這老工人夫婦得了這個消息，哭的了不得。那天他到地主家去，地主的管家和他說，『等一等我問主人一聲。』等了一會，管家出來說：『你快

回去罷，主人發脾氣呢。」他說：『那麼，讓我把尸首拿回去罷！』『你還想拿尸首哪？！主人還叫你賠那個井呢！』管家這樣的說，剛說完，就聽見裏面說：『混蛋，倒霉，好好的一口井，死了一個人！』說着，從簾子裏出來了。『誰？』地主森嚴的說。他說：『老爺開恩罷！我的兒子在您府上做工，不留神掉到井裏，望老爺賞他一口棺材！』『啊！你可想大了，你的兒子把我們的井毀壞了，你還要賠個井！還不給我滾開，還要棺材呢！』他只得垂頭喪氣地走了出去。

深 秋

羅壽華，六甲。

光輝的月兒，
高掛天空，
唧唧的蟲聲，
非常的淒清，
的得納得的鐘聲，

也不住地搖擺地鳴。

啊，秋深了，
一切都沈沈地在夢中。
只有夏季的花兒們在那裡
不住地怨恨着，
那無情的秋風。
啊，秋風，
花兒們被你吹落了，
草兒們被你吹黃了，
落葉滿地飄零。
啊，秋風，
你爲什麼這樣無情！
你爲什麼這樣無情！

父親的南去

蘇從業 / 七年級

一件很不快意的消息，在前幾天發現了。

聽說父親要到南京去，當時這句話我總不相信，然而，誰也是這樣說。

「無論怎樣是不會這樣快！並且在事前也沒有聽說與這件事情有些關係的說話。」我只是這樣的想，其餘的一切，我都覺得無形無影的。

但是，我努力的使自己鎮靜下去；心裏却只是感到很大的不安。終于是在許多信牘中間發現出一封信；大約是請父親到南京教育部裡作事情去。這時我也不知怎麼樣，又去重複的看了幾遍這封信。

「這不是呆了嗎？在這裡站着幹什麼？」現在我也沒有什麼話說了，跑到母親旁邊低聲的問：

「父親什麼時候走？」

「明天下午四點鐘。」

我又走到桌邊看了課程表，明天是禮拜…
…二，下午有課外運動，「沒關係，只上兩堂課就回家！」不上課的念頭，在腦中盤轉着。

一夜，父親和許多人都是在預備明天所需

要的東西，都是很忙碌的；只有我是無聊的去睡。

第二天，我那焦急的心，却一堂一堂的盼望着，第一堂完了第二堂；第二堂完了第三堂，第四堂……一天的手續也就不知不覺的完了，有什麼意思呢？我不會有什麼快感。

下午，下了課，匆忙的回到家中，一同到車站去。

唉，我很不希望來到這個很無味的所在，也許是不適于我來在這裏，不知爲了什麼，一向是清靜的耳朵裡現在只是瑟瑟的響，腦子是已經昏了，心裡却充滿了淒楚！……因爲我已有了很多次的經驗，在未來車站以前，已知道是什麼情形，唉，既知如此，又何必來呢？這個問題，我是回答不出的。

車子尚未停的時候，一個腳夫好似得了什麼至寶，慌忙的拏了我們的行李箱子等等。

「過磅不過磅？」

「不過磅。」哥哥簡便的回答。

一切的手續都完了，於是找好了座位，

並且有同到南京去的幾位相識的人，也都很相近；眼看着父親要走到那幾千里路以外的南京去了！在這北平市裡我却感到很大的寂寞，冷靜。「父親的影子恐怕不能很久的存在北平了罷？再來時，又到何時？他總不會永在南京罷，何必這樣不痛快呢？」我一邊想一邊使自己放寬了心。

原來是四點二十五分鐘開車，現在呢，已經四點一刻了！唉！在這短促的時間內，只能和父親再見一面了，父親滿臉的笑容微微的看着我們，因為送行的人很多，也沒有向我們說些什麼，我那含淚的眼睛，只是往父親臉上去看。……

在這短促的時間內，火車準備好牠的工作，烟筒內急促的出烟，一切都響了，父親擺手說：

「你們回去罷！」

唉！我那將破碎的心，向父親點了頭說：

「再見，父親！……」

憶 舊

文棟新，七年級

放東西的箱子是那樣的亂，幾乎同字紙塞一樣了，因為正閒着所以便想收拾一下，正在清理的時候，忽然看見一張相片，呵！這正是別了三年的好友呢！因為在看相片，所以不覺的看見她了。從她那可愛的圓臉中，永久沒有看見過悲哀痛苦，永久只是一個同現在相片上一樣的微笑的臉，然而現在可愛的朋友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雖然是我們會那樣的和好過，但是一直到現在我全不知道她是上了旁的學校，還是回南了。三年前的暑假，在一天母親正講着美妙動人的故事時，她來電話了，我以為一定不是什麼要緊的事吧！說閒話來電話已有多次了，並且一面為的想聽母親講故事，又為的懶，所以便告誰老媽子回說「不在家」；但是誰又知道不接這個電話是我們錯失再見的機會

的一個大原因呢！

直到開學後我看見她沒有來學校，想也許她病了，但一直三天四天還沒有來，想問問先生去吧，但先生這時正忙着，好容易才答應了一句，她不上我們學校了。呵！這幾個字的打擊對於我是多麼的重啊！我才明白，她走了，不再同我一塊了。

接着一天的難過，寂寞侵佔了全身，老是想着那可愛的朋友，所以到了夜裏也常常的做着關於她的夢，和從前一樣的又同她一起玩了，說着談着，歡樂的同天使們一樣，絲毫無憂愁的玩着，忘却了一切。但當猛然的醒來時，却更使我追憶起她來了。在黑暗的夜裏，我感到非常的空虛，難過，想如果真像所做的夢一樣，那是多可喜的事；雖然夢對於我只是更加難過，但是一到第二天晚上，却還想再做一個同樣的夢，反正悲哀也好難過也好，只要能叫我同伊再見一面，無論什麼事，我都可不再請求。但是這個願望有誰知道呢？所達到的只不過是失望吧了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我此刻只是對着這

因爲時間的久長，以至發了灰黃的相片發呆。

呵！別了，三年的好友，我們那裡再相見呢？

可愛的人啊！我們彼此只能相思，誰能見誰的面呢？但誰又能使我們相見呢？

紀念胡少

馮 午，八年級。

胡少死了，一時傳遍了學校，人們特爲她在她從前讀書的教室前立了一個木十字架，在一棵桃樹前，並且立了一個方木欄干，圍着那樹；十字架上綴了許多的花，有新鮮的，有紙做的，連桃樹上都插滿了。金黃色的陽光晒在十字架上，微風輕拂着桃花，人們低下頭來看，沒有一點聲息。

他生前坐過的教室，現在都點綴好了。藍色的軟紙張，貼在牆上，先生在講桌前低着頭，學生坐在下面朗誦着國語講義，先生的聲

音與外面小風拂着落葉的音調相和着。

我走到這邊陳列圖畫的櫃子前看見圖畫教員，已經將她的作品陳列出來了。上面寫着：「工作未畢身先死，常使我輩淚滿襟。」的黑字。

今天我又從那裡走過，見十字架上的鮮花已經沒有了。祇留下一些被雨水打壞的殘餘的紙花，掉在十字架上。桃樹上的花也沒有了，因為這時已是深秋。那邊的陳列圖畫的櫃子也滿了塵土，只有那兩句詩，還可以從塵土裡隱約的看見。這時候書聲又起，秋風捲着樹葉，在空中打旋。

一個星期日的清晨

趙友琴，八年級。

那是怎樣淒涼的一個清晨啊！在夢中覺得一陣陣的涼氣衝進被來，一直刺到身上，打了一個寒戰，把一個甜蜜的好夢吹得無影無蹤

了，留下來的只有一些夢中的無頭無尾的，虛空的幻想罷了。我又掩一掩被，靜聽那長桌上的鐘正在鏗鏘的敲五點了。秋天的早上是亮得很遲的，所以外面還是冷靜而且黑暗，繼續聽見的有「滴答！滴答！」的鐘擺聲音。

我獨自的清醒着，回憶那些可悲而可怕的往事。那些很可悲的事總是忘不了的，每當靜靜地默想之時，便一齊潮一般的湧出了。一個青年因為甚麼自殺呢？謀事未成或別種艱難的原故，而迫入於自殺之路，這是怎樣的可嘆呵！每天在報紙上見到的，或耳邊聽見的，盡是這些煩事，這樣思索起來，一件一件的清清楚楚的擺在腦中了。所以很不耐煩，我想即刻就起來。

烏鴉一聲聲的叫起，啞啞的，引起多少的聲音，麻雀們也隨着「唧唧！喳喳！」的唱起來，天已發白了，秋風從遠處送來一陣陣的柔弱的軍歌聲，那是每日聽慣的，可憐的兵士們正在上操了。院中漸漸有動靜了，朦朧才醒的花咪(貓名)從屋中的一個孔裏躡出一直到院子

去，人可聽到立在孔外的一塊木板發出『滑啦』！的一聲。父親在東屋裡已經起來了，正在漱口，睡在我身旁的小弟友棋也醒了，同我嘟囔着說小貓那天吃了一個耗子的事。

於是我立刻起來了，開了屋門走到院中，吸了幾口氣，覺得非常的清涼，鼻子裡起了大的變化，完全的刺入喉內；穿了短衣是不能支持的了，趕緊披上那一件薄的大棉袍，出門往大街去散步。因為星期日的原故吧，人們都要多歇息些時，所以街上很清冷，陽光微照在西面皇牆的根上，有幾個人在陽光下忽忽的走着，大約都是一些作買賣的，他們要往市上去。在一條街裏，差不多沒有幾輛車子在走着。皇牆下的那一片草地蓋滿了白的霜，把那枯黃的顏色完全遮住了，好像在上月這裡還是綠油油的呢！秋天來的這樣的快，一瞬間把大地都變成淒涼的了，樹下滿鋪了落下來的枯葉。啊！這時與夏天的清早大不同了，快活的氣象一些都沒有了，幾隻鴿子『仍！仍！』的盤旋在天空上，好像牠們並沒感到秋天的悲涼，還是快樂

的飛翔着，忽然『仍！』的一聲都飛向地安門的房脊上去休息了。涼氣緊逼着身體，我好似沉醉了，在這個清晨裡，雖然覺得悲涼，但是身體非常的輕鬆，正似生了兩翅飛向那美麗的天空去了。

分 手

李遇寅，九年級。

我自從認識了S君之後我們的感情便日漸濃厚，並且我們的歲數也相差不多。他在別的學校念書，所以我們不能天天見面，然而在一星期之內也有兩三次的會面。在這會面之期當然是興高采烈，歡笑，遊戲，等等鬧滿了全屋。自從我認識了他之後，我不覺得寂寞，因為我已得到了唯一的伴侶。

有時他便找我遊北海，有時我便找他去聽一次戲，這種的娛樂已有不少的次數。這樣我們的感情又增了幾十倍，以致於彼此相愛如同兄

第一樣。

有一次星期六的下午，他到我家裏來，我看見他的臉色很是憂愁，他便坐在沙發上呆望着牆上的戲相。我便給他倒了一杯水，並且說：『你怎麼啦？』S君他頭也不回的只是呆望着，我便重複的又問了一句。他把頭回過來說沒有怎麼。我說咱們出去玩一輪去好不好，他便又把頭回了過去；我很不耐煩的說：『你到底怎麼啦？』他見我追問的緊，便說，『我的朋友，我們將要離別了。』我聽見了這句話，好像平空裏打了一個霹靂，我便也和他似的坐在椅子上一聲也不響了。這時寂靜充滿了全屋，停了一會，我便繼續着說：『你怎麼說出這話來呢。』他聽了這話，無情的眼淚一滴滴流在衣服上面。他說：『我們將要離別了，我的朋友；因為……因為我星期一要到……到天津去呢，也不知道幾時才能回來。』這時我的熱淚也奪眶而出；我勸他不必哭了，反正到後來總有見面的那一天。他說：『天也不早了，那麼我就走罷！』他便拿了我兩本書含着淚去了。我說：

『後會有期，後會有期！』于是我倆就分手了。

棗

吳濤可 / 九年級 ◆

由一家牆裡，幾棵大柳樹的枝兒，垂到牆外來。牆頭爬着些爬山虎，幾棵孤立的棗樹，枝頭纍纍垂着紅珠似的棗子，有些熟透了的，落在爬山虎的枝葉中。

臨着牆是一條小河，河岸是一條大車走的土道，幾個小孩子，在一塊土地上扔着洋畫，幾張簇新的洋畫，來不到兩次，便穿了幾個小洞。那個頂大的說：『小四，咱們到橋頭張家偷棗去；三桂，你去嗎？』兩個嘶聲一同回答道：『走，一塊去。』於是他們每人數着他們所得的洋畫，然後一窩蜂似的跑去了。

『三桂，你去過幾次？』小四問。

『三次，你呢？』

『不知多少次了。』



丁柱——那個頂大的——首先爬上了牆頭，他先揀那落下的棗，然後他抬起頭來，那臨牆的幾棵都快光了，只有在中間還有兩棵，於是他跳下去。

這是一個大空場，場內滿種着些榆葉梅，幾架距離相等的葡萄，藤蘿。沙石鋪成的小徑，在草地間圍繞，這裡是人所罕到的；所以草地上所放的鼓凳，也倒在地上。

小四也爬上來，他們用繩子套着枝頭，猛一拉，一枝便落下來，於是丁柱在下面揀着往牆外扔，由三桂一個一個摘下來，放在一塊布中。

他們分工合作了一點鐘，所摘的也够了，於是小四跳了下來，丁柱也用了一個巧妙的身手過來了。

他們十分天真地向着他們的茅屋走去，路上雖有幾根大木頭擋着，但他們前三條破腿邁了過去，接着後三條腿也邁了過去，他們很勇敢的走去，一塊石頭絆住他們，他們竦了起來，

却用牠趕去小河裡的鴨，鷺；一隻小黃狗出來攔住他們，他們揀起三塊石子趕走牠。

十分欣悅的到達他們的茅屋了。

貓

孫德志，十年級。

寂靜的夜晚，遠處送過來的更聲越加清晰了，漸漸的大起來似乎很莊重的催我預備明天的考試；直等那聲音又遠遠消滅的時候，我的心也安定了。打開法文，我開始預備起來。

睡在身旁大椅上的貓，開始誦着牠奇特的經曲了。我真厭惡牠，那聲音更是使人煩躁——牠打斷了我每一個所能記住的生字，起初我總耐着性，到後來那聲音便開始像夏日的雷聲了。我站了起來狠命的打了牠一下，牠受的驚真不小，很快的跑到桌上怯懦的用了牠那帶着藍綠色的眼睛釘着我，我恐嚇着牠，使得牠往後一退跳到一堆書上去了。牠像要預備給我

宣戰呢，我不去理牠，由牠怎樣舉高了爪子威嚇我吧；我又打開書，盡我的能力去記住裡面所有的生字。

那貓真的很安靜了，當我抬頭看去，牠正呆呆的望着壁燈出神，我心裡像得勝了一般的喜悅起來——那可惡的貓不敢再誦經來攪擾我了！

然而這小東西竟把我嚇住了，牠把那一堆書全弄倒了，放在上面的小瓷人也給弄了下來，碎成三段了，我很奇怪爲什麼不狠狠的打牠一頓，這正因爲牠那樣美的神態使我驚住了，牠在那裡正捕着想過冬的一個小小的蚊蟲。把牠的腿長長的伸着，雖然那蚊蟲是很衰弱了，但是牠仍舊掙扎着往高的地方飛去。這個癡呆的東西，瞪着兩個圓眼睛在等機會去拿住那個弱小的蚊蟲，牠耐不住便跳起來去捉牠；然而那蚊蟲故意似的從東牆又飛到南牆上去了。那笨重的貓，轉過了身手開始又給那蚊蟲重重一爪……我看的真出了神，直等聽見那隻肥笨的東西把像片架子碰掉的聲音。呵，……………那照

像架的玻璃粉碎了，我扶了起來，怎麼單使伊的像片破碎了呢？這是伊從美國寄來的照片，並且長久都未得伊的信了……我定睛的看了看，雖然是由破碎的玻璃紋上看去，伊還是那樣美麗，伊還是微笑着……然而伊怎麼苦笑起來了呢？……而且從這個時候我開始聽見伊喊叫起我的名字，起初，還微小，然而漸漸大了，我怕了起來，同時我恨着這笨東西，我開了房門把牠踢出去了，這樣我總相信會好了起來。我重又打開了法文——可是伊的聲音又在我耳旁了，在啜泣着了……我要壓下這聲音去，伊一定很平安的，這是……這是那蠢笨的東西作祟的原故。

更夫又走近了，他更使我混亂起來……我的心開始那樣無名的跳起來，我用手蓋住了耳朵，那聲音又遠遠的去了，我才安靜下來，但是那嚴重的聲音總在耳旁催着去看書，只是在那本打開着的書本上，再也記不住一個字了！那上面滿了伊的名字，而且伊又在叫喊我，大聲的並且是在嗚咽着：

——我寂寞呀！我寂寞。

那美麗的照片上的溫柔的笑，再也不回到上面了，伊總是在那抱怨似的苦笑着。

——這可惡的蠢笨的東西……我還呆呆的看着那惹人厭煩的書。